



# 海棠依旧

知否？知否？  
应是绿肥红瘦

伍

关心则乱  
著

穿得好不如嫁得好  
相公平步青云 / 她亦一路晋升  
然而，侯府夫人不好做啊！

后宅暗潮涌动 / “旧桃花”日日骚扰 / 想让她家破  
朝堂波云诡谲 / 佞臣反贼处处设伏 / 欲让她人亡

“即使众叛亲离，我也要守护自己心爱之人！”  
顾廷烨：“我也是。”

晋江总分榜 NO.1 百万读者好评

宅斗翘楚关心则乱  
娓娓写尽了古代大宅门内的美人心计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# 海棠依旧

：知否？知否？  
应是绿肥红瘦

伍

美心刚乱著

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6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. 卷五 / 关心则乱著. —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16.5

ISBN 978-7-106-04451-0

I. ①海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1804号

出版人 宋岱  
总 监 制 杨翔森  
编辑总监 调调 小狸  
责任编辑 杜若冰 王雪秋  
特约编辑 月饼殿 乔木 高彦清  
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  
版式设计 李映龙  
校 对 高彦清  
责任印刷 庞敬峰

## 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 卷五

关心则乱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29

电 话 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00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451-0 / I. 1086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/ <b>第171回</b><br>对峙    | 104 / <b>第180回</b><br>善恶道       |
| 007 / <b>第172回</b><br>戏已开锣  | 136 / <b>第181回</b><br>非黑非白      |
| 016 / <b>第173回</b><br>前妻之死  | 144 / <b>第182回</b><br>非冷非暖      |
| 026 / <b>第174回</b><br>生子    | 150 / <b>第183回</b><br>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 |
| 041 / <b>第175回</b><br>放火    | 156 / <b>第184回</b><br>非你无情，是我多意 |
| 055 / <b>第176回</b><br>真爱的代价 | 163 / <b>第185回</b><br>聪明反被聪明误   |
| 069 / <b>第177回</b><br>分家    | 169 / <b>第186回</b><br>非我无情，是你多意 |
| 077 / <b>第178回</b><br>处置    | 179 / <b>第187回</b><br>且走且顾      |
| 091 / <b>第179回</b><br>羽扇    | 187 / <b>第188回</b><br>她还是不懂     |



196 / **第189回**

真心几何

208 / **第190回**

君心我心

216 / **第191回**

此消彼长

223 / **第192回**

阴谋的预兆

229 / **第193回**

妖魔鬼怪

241 / **第194回**

迅雷不及掩耳

249 / **第195回**

魑魅魍魉

256 / **第196回**

左右相顾

265 / **第197回**

消融

275 / **第198回**

公堂就公堂

281 / **第199回**

俗世夫妻

289 / **第200回**

天下大道

## 第 171 回

### 对峙

次日一早，王氏就来寿安堂见盛老太太，心头既战战兢兢又兴奋。谁知她刚开口，老太太就冷冷道：“便是无功而返了？”王氏脸色尴尬，卖力装出气愤的样子：“儿媳好说歹说，偏姐姐痰迷了心窍，如何都不肯听劝……”

“得了，”老太太淡淡地打断她，似是不耐烦听她辩解，“我原也没指望你真把这事放心上。也罢，这事你就别管了。”

“呃……”王氏吃惊不小，不敢相信这么容易就过关了，康姨妈教的说辞还有些没说呢。她心中窃喜，暗想姐姐真是料事如神，婆母果然不能把自己怎么样。

“不过……”老太太忽又道，王氏一颗心又提了起来。

“有些事，你心里要有数。明兰不是你生的，你不拿她当回事，我也强迫不了你；可你到底是我盛家人，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向着别家！”

王氏听老太太的语气渐严厉，不由得强笑着：“这哪能呢……”

“跪下！”老太太一声断喝，王氏反射性地双膝一软，“扑通”跪在寿安堂的厅堂间，所幸如今正值炎炎夏日，地上又铺着薄毡毯，膝盖倒也不冷。

“旁的道理我也不与你说了。”反正说了，这个糊涂虫也听不进心里去，老太太心中厌恶又气愤，懒得多费唇舌，“我早说了不许康姨太太再登门的，可你总背着我叫她来，如此忤逆长辈，不听我的话，是为不孝。我要罚你，你可有话？”

王氏惊呆了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现在，你就跪足一个时辰。下回康家姨太太若再来，你就跪到外头院里去。”老太太缓缓站起身来，扶着房妈妈往里屋走去，声音渐渐传来，“你若不服气，便去寻老爷；若再不服气，就回娘家，我倒要跟亲家母好好说道说道……”

王氏又羞又气，颤颤跪着不敢起来，厅堂内门窗却是大开，来来往往的丫鬟婆子瞧见了，虽不敢议论，那打探的眼神也叫王氏羞愤欲死，她只好心中狠咒，只恨这老虔婆不早些断气。

刘昆家的一瞧情形不对，赶紧使人去请华兰，偏袁府路远，直至巳时初人才到。

“大姑奶奶，您赶紧劝劝吧。太太这回可是下面子得狠了！”刘昆家的低声道。华兰眉头紧锁，急匆匆地踏至主屋，还未进门，只听里头传出一阵暴怒的骂声：

——“滚出去！念着我早死吧，都给我滚出去！”是王氏的声音。

三五个丫鬟端着碎裂的瓷杯瓷碗出来，后头随着一个婆子，她瞧了刘昆家的一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太太气极了，早饭都没吃。”

“娘！”华兰掀起一挂檀香木珠帘，转身进去。

王氏正坐卧在藤竹榻上，手拿一条帕子不住擦着眼睛，腿上盖着一条水红薄绸毯子。她一见长女，当即泪如泉涌，边哭边骂：“没良心的死丫头！这阵子跑哪里去了，你娘都快叫人逼死了！你再不来，便给我收尸骨吧！”

华兰赶紧坐到母亲身边，一边拿帕子去揩泪，一边说道：“娘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，赶紧别哭了，叫外头人瞧了笑话！岂不失了面子。”

“面子？”一提这两个字，王氏尤其愤怒，哭嚷着，“我哪里还有半分面子！我进盛家门几十年了，熬油似的到了今日，有了你们姐弟三个，今日头一遭叫逼着罚跪，你爹不但不管，还一早来责我不孝！我……我是不想活了……”只恨自己既怕疼又怕死，什么抹脖子，上吊，吞金，自己一样都没胆尝试，不然吓吓人也好。

华兰觉着母亲活像个不知事的孩子，当下暗叹一声，半揽着王氏，又拍又哄的，耐着性子听王氏断断续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来回说了两遍。

“你说，这能怨我吗？你姨母哪是我能管得住的！”王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“老太太不分青红皂白，就狠罚了我一通，以后叫我如何在人前立起来！”

来的路上刘昆家的早将一切述说清楚，华兰心中也埋怨母亲糊涂，厌憎康姨妈狡狴，她叹道：“娘，祖母不是怪你管不住姨母，她气的是你不分亲疏内外。”

王氏睁着一双糊了脂粉的老泪眼，犹自不知。华兰柔声道：“娘，您仔细想想，姨父都白身多少年了，只表哥担个主簿差事，京里还有几家肯买康府面子的。六妹夫如今正得圣眷，门庭煊赫，明兰是钦封的一品诰命夫人，姨母算哪根葱，依着她以前待明兰非骂即贬，明兰做什么要敬她重她？连您都不大去顾府，姨母倒好，大摇大摆上门去摆架子，耍威风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姨母这是狐假虎威。拿咱们盛家的脸，去充她的面子！”

明兰是跟王氏没血缘关系，但跟自己兄妹有呀，难道那什么康兆儿还能比明兰更亲近？唉，只望明兰不要生了嫌隙才好，自己回头还得去解释解释。华兰说得口干舌燥，若不是自己亲娘，她才懒得解释这么浅显的道理。

“你姨母也有不是之处，唉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姊妹俩是同病相怜。”王氏似是被说动了，渐渐止了哭声，“你大兄弟去了外头，你和如兰都有自家要顾。跟你爹爹和老太太，我是从来说不到一路去的，现又来了个厉害的柳氏。我……我实是无人可说心事呀！”

华兰知王氏最近脾气莫名暴躁，连女儿的规劝都不爱听，动不动骂狗打人，只有一个康姨妈肯与她“惺惺相惜”，姐妹俩一道叫骂，倒也畅快。华兰无奈，只好道：“娘，你若闷了，叫我来就是，别再见姨母了。”袁府已宽松许多，她多可随意进出。

一说这话，王氏顿时跳了起来，竖着眉骂道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，前几日去哪儿了！我使人去寻你，袁家人都说你不在，又说不知你去了哪儿！”

华兰一愣，笑得勉强：“这……不是买了个庄子吗，我与你姑爷去瞧瞧……”

“你上回不是已在那儿住了好几日吗？还有什么没布置好的。”王氏不满。

“京中暑气重……实哥儿不得劲，便带了孩儿们去庄子里避暑。”华兰解释得



满脸通红。

王氏顿时疑惑，尖声道：“避暑就避暑，你脸红什么！”

华兰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王氏愈发觉着女儿跟自己生疏了，当下暴躁地狠骂了两句，华兰只好轻声道：“你姑爷……近儿得了匹小马驹……说常动动对身子好，他教女儿骑马来着……”短短几个字，她说得柔情蜜意——唉，眼下老娘正在水深火热中，做女儿的总不好说，苦尽甘来后，如今老夫老妻越看对方越顺眼，蜜里调油，日子过得比新婚时还甜。

王氏也不是瞎子，虽不曾亲见情形，但看华兰眼波莹润，皮肤光泽，容光焕发，似乎年轻了好几岁，她猜也能猜到，这些日子，女儿女婿定是耳鬓厮磨，风光旖旎。

她先是为女儿一阵高兴，随即又是一阵邪火上窜，想起只有自己过得凄凉气闷，人人都顺风顺水，更觉全家无人理解自己，当下破口大骂道：“都说养女儿是赔钱的，如今我才明白！你只管自己过得舒服，全不理你娘的死活！”

华兰被喷了一脸的唾沫，无奈眼前是她亲娘，只能按捺着性子不断哄劝。

“你说！你男人要紧，还是你娘要紧？”

“自然是娘要紧，生养之恩天高地厚呀。”

“那好！你今日就留在我这儿，陪娘住几日，你肯是不肯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就知道儿女都是没心肝的呀！”王氏大哭，“我就是个无依无靠的苦命人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叫我回去问问……来，先叫我瞧瞧您的腿，哟，都红了呀，疼不，哎哟哟，我拿膏子给您揉揉，可别落了病才好……”

——怎样快速而自然地转移母亲的注意力，华兰急需进修。

姐妹俩一齐遭罪，同时需要进修的还有明兰，选修科目为“伪装学”。自房妈妈来递话后，她就知道了，康兆儿已不在顾府之事瞒得越久越好。亏得嘉禧居内外管束甚紧，知情的不过五六个，小桃自告奋勇去服侍被关在后屋的“康表小姐”，时不时在屋外嘘寒问暖，又端着食盒进屋去送饭，然后在里头大吃一顿，再捧两个碟子做做样子。此时，听得声响的绿枝就会窜出来，冷言冷语地讥骂几句。群策群

力，居然也颇有欺骗性。

为了好好休息，也为了少露马脚，反正要撕破脸了，太夫人假惺惺地来看望劝说，明兰索性一概推说身子不适，不肯相见，只在朱氏和邵氏面前一言不发地故作忧郁。这样一来，全府上下更以为夫人是真生气了。

康姨妈算着日子，两日后便上门来闹，吵着要见兆儿，明兰懒得理会，直言拒绝，太夫人便领人过来，明兰直接把人拦在澄园与原侯府之间的内仪门口。康姨妈发狠说要把事闹开，廖勇家的便道“请便”。明兰冷笑，她倒很想看看世家康氏的宗妇如何在顾府门口撒泼给全京城的人看。

一计不成，康姨母只好出言威胁，说拦着不让见人，莫非是出了什么事？廖勇家的表情轻蔑，冷冰冰道：“是呀，我家夫人已把康姑娘毁尸灭迹了。你赶紧去顺天府告状吧，若觉着不够，还可去撞天钟告御状！若不识路，我这就去叫门房给您备车马。”

说完这句，廖勇家的转身就走，留了一群粗壮婆子拦在路口。

康姨妈气了个踉跄，太夫人却劝她稍息怒气：“你想想，若不是太过生气，她未必会这般。这是穷途末路的气劲儿呢。”康姨妈仔细想想，便回去了。

又过了三两日，嘉禧居依旧无声无息，太夫人自己也察觉出不对劲了。其实逼纳妾这个招数并不高明，以她对明兰的了解，这样聪明达观的人，怎会为了这么件事生气这么久，却始终没有想出对应的计策？

她心头一惊，连忙去康府传信。康姨母也深觉不妥，便又来了一回。

“都这么些日子了，也不知她身子是否康健，好歹叫我见她一面！”康姨妈强自按捺怒气，好声好气地说。谁知却引得面前一群粗壮婆子讥笑不已。

一个穿铁灰薄绸缎子比甲的媳妇尤其尖刻，只见她两眼翻了翻：“这会儿来充慈母，早做什么去了？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就是心狠！”她身旁的妇人笑道：“谁说不是，当日硬是丢下好好的黄花闺女，那会儿怎么不顾着死活了！”更有那躲在后头的冷言冷语：“还主子呢？拿闺女来攀高枝，便是我们乡下的癫头婆娘也比她要脸面些！”

声音虽不大，传过来听见了却是极为刺耳，康姨母几乎又要拂袖而去，叫向妈妈拦住了。

太夫人从后头缓缓走来，她面露微笑，眼底却隐含威势：“到底是康家闺女，便是卖身进府的丫头，人家父母要见，难道不让见不成？”

对着她，一众下人却不敢放肆，廖勇家的恭敬却坚定道：“夫人说了，若康太太实在想女儿想得紧，便把康姑娘领来。不过，丑话说前头，这儿可不是茶楼酒肆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，夫人更不是什么亲近的长辈，没有留人姑娘长住的道理。待康姑娘来了后，就请康太太把人领走吧！侯爷尚未回府，满府中的成丁主子也只三老爷一个，想来也坏不了康姑娘的名节。”

康姨妈一阵犹豫，转头去看太夫人。太夫人也是决议不下，她几乎能肯定康兆儿已经不在顾府了，可若这其中有诈呢？会不会是盛明兰故意泄出去的风声？

待会儿若康兆儿好端端地出来了，叫不叫领走？若不领走，岂非自打嘴巴；若领走了，整场纳妾风波无疾而终，自己直成了个笑话。

空城计当前，太夫人迟疑了。

“若康太太觉着好，就请挪步往门房，我们这就把康姑娘送过去，待母女相逢，身体无恙，您起车便可回府了。”廖勇媳妇笑得恭谨有礼。

太夫人一咬牙，不成！哪怕留康兆儿在那儿，只气气盛明兰也好。

康姨妈再次铩羽而归。

又过了两日，一封短短的字条从盛府送到明兰手里。

明兰见字而笑，几日来的郁气一扫而空，朗声道：“来，给我收拾收拾，咱们去萱芷园。”

太夫人正在里屋逗贤哥儿玩，满面慈爱俱是发自肺腑，叫人全看不出胸膛底下是怎样一副诡谲心肝。她见明兰含笑而来，愣了愣，笑道：“你身子大好了？快坐快坐。”

一旁的朱氏颇有些不安，但还是快步上前来扶明兰。明兰捧着偌大的肚子稳稳坐下，看着罗汉床上的小男孩清秀可爱，略赞了几句，然后开门见山道：“我来给您报个喜信。”

“什么喜信？”太夫人隐隐觉着不安。

明兰仔细盯着她的表情，缓缓道：“康家表妹终有了好归宿呢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太夫人立刻拉下脸来，“姑娘家的名声要紧，你不要胡说。”

明兰笑得冷淡：“康表妹已叫家人接走了，以后您就不必为她操心了。若您不信，大可使人去问康太太，不过……”她讥讽地笑了笑，“她这会儿大约忙得很，没空见您。”

太夫人霍地站起，神色惊疑不定。

“还有一句话。”明兰慢悠悠地站起来，扶着丹橘往外走，“康太太以后大约都不会上门了。我身子又重，以后再有什么姨妈舅母或表妹表姐的亲戚要来，您就不必叫我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太夫人受气，指着门口怒视。

明兰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事到如今也不必装了，撕破脸也好，开战就开战，谁怕谁！

她丝毫不惧地出了门，往外走出几步，忽回过头来，仰头看着门梁上方巨大的匾额，油亮光洁的百年红木雕着繁复精致的吉祥如意麒麟三回头，当中凝重端正的笔墨，楷书两个大字——“萱芷”。哼，这种蛇蝎妇人根本配不上这样美好的两个字！

明兰冷笑两声——她下次到来之时，便是把这主屋大院里外拆洗一遍之日！

## 第 172 回

### 戏已开锣

一个身着宝蓝色斜纹绣团薄绸的中年男子，疾步往里屋走去，院中的丫鬟婆子无不露出惊讶神情：这些年来，若非太太有请，老爷是绝不踏入主屋一步的。

康姨妈正端坐堂中和儿子康晋说话，她神色和蔼：“你好好办差，我已与你舅舅说了，待你这任满了，就给你谋个外放。”康晋年近三十，面容白净为人敦厚，

他闻言便低声劝道：“娘，您别再去求舅舅了。前阵元儿还来信说舅母的不是，您再这么着，舅舅又要为难了。”

“这你别管，只要你外祖母在一日，王家还轮不到你舅母做主。”

康姨妈还待再说两句，冷不防瞅见丈夫站在门口，她愣了半刻，康晋连忙作揖行礼，恭敬道：“爹来了。”康老爷瞥了长子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先出去，我和你娘有话。”

康晋素来敬畏父亲，当下也不敢多说，转身就出去了。

“真是稀客，哪阵风把老爷吹来了。”

康姨妈冷眼看着如陌生人般的丈夫，只见他明明已年近五十，却仍如三十几许般儒雅文秀，思及自己为了家里日夜操心，却早生华发，人老珠黄，她不禁一阵气闷。

康老爷几步走进来，挥手把左右丫鬟都屏退，脸色随即沉了下来：“我再不来，怕你把我的儿女都卖了还不知道！”

康姨妈心头咯噔一声，却强撑着道：“家计艰难的人家，卖儿卖女倒也不稀奇。”

说及银子，康老爷也不禁面上一臊，随即喝道：“你把兆儿弄哪儿去了？”

“她身子不好，病了几日，这会儿天热，我怕她染的是时疫，危及家人，便把她送到庄子里养病了。”康姨妈早有准备，说起来脸不红气不喘。

“放屁！”康老爷不禁爆粗口，“到了今日，你还满口谎言。康家正经的姑娘，你当是丫头奴才，说卖就卖，说给人做妾就做妾！你眼里还有我吗！”

康姨妈知事已败露，沉下一颗心，嘴里不饶人，讥道：“老爷如今倒像个做爹的了，还知道心疼闺女，只不知老爷这十几年来见过兆儿几回，怕是父女俩当面走过，老爷也未必能认出来吧！”

“休得顾左右而言他！”康老爷眼色发狠，“你只说，兆儿哪里去了？”

“想来老爷已知道了，何须多问！我给兆儿寻了好前程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康老爷指着妻子，颌下三络长须不住抖动，显是气极，“你居然叫兆儿去做妾！我们康家的脸都叫你丢尽了！”

“丢脸？”康姨妈冷哼一声，提高声音，“丢康家脸面的怕不是我吧！老爷的

好二弟，前年将庶出的一个闺女给人做小时，你怎么不去摆长兄的款儿，去责备他们丢脸？”

思及几个不敬长兄的弟弟，康老爷又是一阵恼怒。

“何况……”康姨妈语调一转，软乎了语气，“我这也是为了康家。前阵子，老爷不是正谋着起复吗？若顾侯能帮老爷一把，岂不事半功倍！”

早在决心蹚这浑水起，她就备好了说辞：“以前咱们和顾家只沾了个转折亲，还得看我妹子妹夫的脸色。你不是总瞧不上妹夫吗，说他圆滑，一味钻营，丢尽了读书人的风骨。如今，只要顾家收下了兆儿，虽名声难听些，但得了实惠。外甥女顾着亲戚的面子，必不会亏待兆儿，只要兆儿能生下一男半女，咱们也能和顾家直接来往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其实这只是一半理由，还有一半是存心给明兰难看，看那小庶女如今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她就来气，想顺便出口恶气。

康老爷从头听到尾，脸色一阵青白一阵红紫，似是有些心动，又似是恼怒非常，一把胡须抖个不停。

“你……你做的好事！”憋半天，他才憋这句话来，然后把一张纸摔在康姨妈面前，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康姨妈狐疑不已，缓缓抬起那纸来看，才读得几行就脸色大变。

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！”康老爷不住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嘴里骂道，“我本托妹夫在都察院照应些，别像上回似的又是一纸劾疏坏事！本来好好的，谁知几日前有人弹我素行不检，昨日吏部驳了我的条陈。”

康姨妈心头一团乱麻，慌乱道：“不是说妹夫如今调任兵部管粮道了吗？兴许都察院的事弹压不住，也是有的。”这是她生平头一次替盛家人说话。

“什么调任，那是高升！”康老爷又妒又恨，火直上涌，“照常例，左右侍郎要三品才能任职，盛紘这才升至四品一年哪！还主管兵事粮道，肥差又是要差，你可知这是何意？”

他深出了一口气，胸中妒火中烧：“这是上头要重用他！皇上把他当自己人呢，这才把他摆在要紧处！”至于皇帝为什么把盛紘当自己人，这个问题康姨妈倒没问。

“官场上的人都眼毒着呢，如今盛纮势头正好，又刚离任都察院，哪个不给他几分面子。倘若他有心弹压，怎会出事？”

康老爷越说越气，走到妻子面前，恨声数落：“结了这门贵亲，盛家如今正得意着呢，哪里肯分一杯羹给旁人！你还上赶着送个贵妾去宠？这不是挖人墙脚吗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没吃上羊肉，反惹了一身羊骚！”

康姨妈又惊又惧，拿着手中的纸张不住地颤抖，无话可说之下，只能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只说托了世交，没说又求着妹夫！”要是早知道，她也不会这个时候去撞枪口。

康老爷一室，他素日瞧不惯盛纮出身科举皆不如自己，偏仕途比自己强，加之康王氏喜作势拿乔，便极不愿对妻子说有事托了盛纮。

康姨妈重重地喘了几口气，眼中阴戾之气更盛，她咬牙切齿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既已得罪了妹夫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定要成了这事！”她忽想起太夫人的承诺，说只要兆儿进了门，一定助兆儿得宠生子。忆起这个，宛若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康姨妈喃喃起来，不停地说服自己：“不怕不怕。便是眼下难些，等个几年就好了。”

反正丈夫和自己不是一条心，丈夫升官发财，只会助长那几个小妖精的气焰，不如图谋以后，等兆儿站住了脚跟，还能惠及自己的儿女。

“啪！”一个耳光重重落下，白皙的面颊上迅速浮起一个印子。

康姨妈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康老爷，哑着嗓子：“你……你敢打我！”

“愚不可及！”

康老爷脸色阴沉可怖，放下手掌：“你当我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！你那得意的好女婿适才来过了，说什么不忍妻妹为妾，若得我二人的许可，兆儿的婚事就包在他们夫妇身上。我直羞得一张老脸无处可放。”他也终于明白了盛纮为何忽不肯相助了，想到自己辛苦谋划的仕途再度泡汤，真恨煞人也！

“若非看在你为公婆侍孝期三年，我定给你一纸休书！”康老爷咬牙切齿。

“别笑掉大牙了！”康姨妈一个翻身站了起来，尖叫道，“你若有种，这会儿就休了我！别是舍不得我们王家的助力吧。你当我愿过这日子！你没完没了地讨小老婆，偌大的宅子都快容不下了！趁早撵了我们娘儿几个，你和你的小妖精过好日

子去吧！”

康老爷大怒：“男子三妻四妾乃是常事，你自己善妒歹毒，就休说这那！妻贤夫祸少，就是讨了你这祸害，我才郁郁半生不得志！若非为着父母之命，我焉能娶你！”

“康海丰！你只有三妻四妾吗！”康姨妈状若疯妇，上前扯着康老爷的袖子，“你这好色之徒，你当旁人瞧不出你那黑心肝吗！倘若你是个长进的，能立事当家，叫我能安生度日，别为儿女前程和银子操心，哪怕你讨上百个千个小老婆呢，我绝不吭一声！偏你装得道貌岸然，全无能耐，今儿求告我哥哥，明儿托付我妹夫，还要拿我的陪嫁来填窟窿！”

她用力捶打着丈夫，一边哭一边叫骂：“真没出息的，待我们娘儿几个好些也罢了！两头你好歹也落着一边呀！只会拿个大架子，见天算计我的陪嫁，我这一辈子全毁了！”

“不可理喻！”

康老爷被她哭缠得心烦，一把甩开她，大步走出屋子，头也不回。

康姨妈委顿在地上，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，她也不知该怨恨谁。

父亲慈爱，原也不执意与康家结亲，母亲是从来看不上这个浮夸自大的康家世家子的，是她自己在屏风后头瞧中的。当初她嗤之以鼻的盛纮却日渐出色，愚笨没能耐的妹子却愈发风光。疼爱妹妹的兄长有了妻儿后，也渐渐不那么有求必应了。

她只觉得天地无眼，明明自己容貌既美，又有手段，偏这般命苦。独自哭了半天，她忽想起一要紧事，赶紧收起眼泪，忍着心酸整顿妆容，又叫人备车要出门。

车行向北，约过了大半个时辰，来到一所清静的宅邸门前。小巧的三进院落，倒也布置得清雅干净，院中柳绿花红，正是盛夏好光景。

“太太，便是您不来，我也要去寻你呢。”一个婆子引着康姨妈往里走，“可出大事了，我们奶奶从今早哭至这会儿，饭都没吃呢。”

康姨妈心急如焚，不愿多说半句，只快步往里走。一进了里屋，却见康允儿神色萎靡，眼睛红肿如个大桃子，她顿时一阵心疼，揽女儿在怀里不住哄劝。

“自昨日半夜收了宥阳来的信后，他便不肯和我说话了，今日一早就出了门。我看了那封信，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”康允儿泪如泉涌，直哭得气喘，“娘，你为



何要如此呀！”

康姨妈怒道：“这糊涂小子不知亲疏吗！你是他的枕边人，又为他生儿育女，他竟要为了堂亲来恼你？待我去骂醒他！”

允儿秉性柔善，她明知是母亲的不对，却也不敢过分责备，只哭道：“我早与你说过，盛家这两房堂兄弟，直比寻常人家的嫡亲兄弟还要好，更别说叔祖母对大房是有恩德的。我今早问了报信的奴才，说我公公一收到叔祖母的信就勃然大怒，纒姑母连我也骂上了！你女婿是多孝顺的人哪，如何会违了亲长的意思！”

康姨妈心知这话一点没错，却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不过是商贾人家，当初若不是你的年纪不好耽搁了，哪里轮得上他家！你别怕，我看盛家哪个敢找你出气！”

“娘！”允儿哀哀地叫了一声，哽咽半刻，才道，“信上说，婆婆叫我回宥阳！”

康姨妈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呆呆道：“叫你回去做什么？长梧的起居谁来照顾，京中官眷往来谁去张罗？”

允儿哭道：“信上说，老家会另派得用的丫头来服侍的。叫我带着孩子回去，一来尽孝道，二来叫公婆瞧瞧孙儿孙女，三来，若父亲答应，还要给兆儿妹妹说亲。公婆说，他们到底隔了一层，要我这个亲姐姐过去，才好替妹子寻个亲家……”

“你又不是长媳，服侍什么公婆！”这话康姨妈自己也觉得无理取闹。

允儿泪如珠串，纷纷而下，直哭得泪眼婆娑：“娘，我自嫁过来，就自己当家。原本婆婆就想叫我在老家站规矩几年的，何况好些外放的官儿，原就是儿媳在家伺候公婆，男人携妾上任。还是叔祖母说情，我才如此舒坦自在，又能儿女成双。如今婆母亲自开口了，我如何敢不从，我到底没在夫家长辈那儿尽孝过几日！”

康姨妈一时只觉天旋地转，眩晕后半晌，她才渐渐定住：“女婿就什么也没说？”

“他只说了一句话。”允儿不断擦干泪水，伤心道，“当年祖母过世前，趁着人还清楚，再三拉着公公婆婆和纒姑母的手念叨，一定要孝顺叔祖母，否则她死了不得安息！”